

曲靖文史資料

第四輯

民族
專
輯

曲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曲靖文史资料》（第四辑）编委会

主 任 王 敏

副主任 唐正达 朱金贵 王宝德 唐德荣 叶序春
夏传煊 陈吉书 熊新喜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彩 李保祥 杨开云 陆兴富 苏华祥
郎昌信 赵鸿年 雷 毅

审 稿（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敏 王宝德 马宝功 田世清 叶序春
朱金贵 李熙烈 杨开云 吴乔贵 陈吉书
张永刚 张正儒 张 鑫 夏传煊 敖成敏
徐永光 唐正达 唐德荣 梁晓强 熊新喜

主 编 杨开云

编 辑 杨开云

编 务 杨开云

校 对 杨开云 梁晓强

曲靖民族源流概述

位于云南东部的曲靖，为南、北盘江所萦绕，地旷土沃，气候温和，极适宜人类生存。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自旧石器时代以降，即有生民居留其境，数万年来连绵不断，于今为盛。

然而，由于缺乏历史资料记录，曲靖在秦朝以前的民族情况，是不清楚的。最早记录曲靖民族及分布情况的，为司马迁《史记》，其《西南·夷列传》记载有：“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滇王者，其众数百万，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

曲靖自古为滇东门户，并为多民族聚居区。秦以前为滇国、夜郎国势力交界地区，地处滇池东北之曲靖市区珠街八塔台出土的牛蛇扣饰和石寨山型铜鼓，与《史记》所记相印证，业已证明：南盘江流域地区，为滇文化范围，其地时为滇王国劳浸、靡莫等部落所据。而北盘江流域地区，则为夜郎文化区域。

汉武开滇以后，因人设治。据其地置县，因此，其所置县，多为原来的部族聚落，由地及人，始知当时曲靖民族及分布的大略情况。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遣使臣唐蒙招徕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遂见夜郎侯多同，蒙赐厚，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缗帛，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汉书·地理志》记：“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县十二。”其中南部存驷（今宣威）、堂琅（今东川、会泽、巧家）两县，均在今曲靖境内，为“夜郎旁小邑”附汉而置县者，是为云南之有县治之始。然而两县名并不是来自人文，而是来自地理：存水（今革香河）和堂琅山。

以后汉武帝又消灭了夜郎国和滇国，以其地置牂柯、益州两郡。《汉书·武帝纪》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牂柯郡十七县，位于今云南东部地区的，有以故漏卧侯国所置之漏卧县，在今罗平县一带，有以故谈稿部设置的谈稿县在今富源县、盘县一带。《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降……于是以为益州郡。”益州郡所辖二十四县中，以“劳浸、靡莫”之地所置之县为：味（今曲靖）、同劳（今陆良）、同濞（今马龙、沾益）、收靡（今寻甸、嵩明）。其中的同劳、收靡、漏卧、谈稿诸县，皆来自人文，由此反映出当时滇、夜郎两国部族的分布情况。

滇国的主体民族是滇族，夜郎国的主体民族至今仍有争论，主要有夷（彝族先民）濮（仡佬族先民）两说。但是，夜郎国的主要民族，除了彝族、仡佬族先民以外，还有布依族的先民。然而，由于人是活动的群体，原来居住的族群，未必就是后来居住的族群的先民；而后来成为居住主体的族群，也未必和前面居住主体的族群有关系。正因为如此，当年居住在曲靖地区的主体族群滇族，至今已无孑遗。而后来成为曲靖地区的主体族群：汉族、彝族等，汉初要么根本还没有进来，要么还在周边地区活动。现代考古亦证实：滇文化区域，北不过今天会泽的金钟坝子，东不过今天宣威、沾益、陆良一线，以外为夜郎、夷濮所居。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晋宁郡：本益州〔郡〕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汉武平滇以后，大量内地官吏、罪徒、商人以及普通移民进入云南，汉族成为了社会的上层。先进的汉文化随着汉军的武力征服，激烈冲击着云南本地民族

文化，最终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民族研究结果及考古资料证实：滇国灭亡以后不久的西汉末，滇族中居留的主体就已经汉化，融和在后来的汉族中，南迁部分则成为壮傣民族先民的一部分。大量内地汉族以及彝族的先民进入了原滇国境内以后，逐渐演变为后来居住在曲靖土地上的主体民族，这是曲靖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结构大变动。

汉晋之间，是天下大乱、人祸频生的时期，同时也是民族迁徙频繁的时期。三世纪初，天下三分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云南偏偏是地狭民寡的蜀汉政权的后院，位于滇东的曲靖，成为了蜀汉政权不遗余力控制云南的要津。《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章武“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夏，牂柯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三年后，诸葛亮经过精心准备，对叛乱实行武力镇压。

由于蜀汉政权实行“扶汉抑夷”的民族歧视政策，故在平叛前，加委朱褒为太守，企图笼络、招抚其继续拥蜀。平叛过程中，更拼命打击、削弱夷帅势力，蜀军一面重兵击杀夷王高定，一面迫降孟获，以一武一文两种不同政治手段，分别对付夷、汉叛乱者。平叛后，更扶持、提拔拥蜀派南中大姓汉族势力，并竭力争取中间实力派，《南中志》记：“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收取其部曲为“五部飞军”加以利用，爨习、孟琰得领部曲为蜀将军；对反蜀派南中大姓，则通过消灭、收编等手段分化利用。

抑夷自然宠汉，《南中志·总述》记：“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分其羸弱配大姓……为部曲，……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强者驱为战卒，老弱隶于大姓。在魏、蜀、吴同时代三国中，以蜀汉政权的民族政策最为反动，故夷帅们的反叛自然频繁而激烈。《李恢传》

“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张巽传》记：“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又《马忠传》“南中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蜀汉政权任命的云南太守吕凯也“为叛夷所杀”。

诸葛亮实行的民族分化政策，直接导致了南中大姓势力迅速膨胀。南中大姓们不仅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家族势力也因此迅速得到增强，南中汉族大姓成为晋代以后云南政治舞台的主体。

《南中志》开篇即有：“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李恢传》则：“赋出叟、濮”。曲靖也不例外，夷、叟为氏羌民族，越、濮为百越民族，后来经过演变，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了曲靖世居民族中的主体。而曲靖地区恰恰自古至今一直都是夷、叟（今彝语支民族的先民）、越、濮（今壮侗语族民族的先民）民族的分界所在。

《南中志》有：“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使为主。……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又《水经·温水注》载：“温水（今南盘江）又西径昆泽县南，又径味县（今曲靖），县故滇国都也。诸葛亮讨平南中，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宁郡于此。水侧皆是高山，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虽曰山居，土差平而无瘴毒。”明言今曲靖所属之南盘江流域所居为“夷人大种曰昆”中的“木耳夷”。二书所录夷人习俗，与唐史所载一脉相承，是为唐初“东爨乌蛮”之先民，与后来彝族传统完全一致。

《左传·昭公元年》有“吴、濮有衅”语，西晋名将杜预《春秋左传注疏》注该条为：“吴在东、濮在南，今建宁郡（今曲靖市）南有濮、夷。”晋·郭义恭《广志》有：僚（今壮族先民）在

群柯（今贵州）、兴古（含今曲靖市东南部）、郁林（今广西）、交趾（今越南）、苍梧（今两广结合部），皆以朱漆皮为兜鍪。又有：建宁郡（今曲靖地区）：其气平，冬不极寒，夏不极暑。二书所录濮、僚，即后来壮侗语族民族的先民。

西晋《永昌郡传》有：“朱提郡（今昭通地区）：……夷分布山谷间，食肉衣皮。……建宁郡（今曲靖地区）：朱提之东南六百里。土气和适，盛夏之月，热不郁述；猛冬时，寒不惨栗。……建宁郡葬夷，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风，烟气旁邪，尔乃悲哭也。”又有“兴古郡（今文山州及接其北的罗平、兴义等县）：在建宁南八百里。郡领九县，经千里皆有瘴气。郡北三百里有盘江，……九县之民皆号曰鸠民（今壮族先民），嗜欲不与华人同。”另又记有“僚民以口嚼食，并以鼻饮水。”文中夷、鸠、僚民族的生活习俗与地域分界，至今仍未改变。

《华阳国志·南中志》于迤东民族分布则分别有：“建宁郡：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味县（今曲靖），郡治……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同乐县（今陆良）：大姓爨氏。……存驷县（今宣威）：雍闾反，结垒县山，系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无雍梁林；梁，夷言马也。……谈稿县（今富源、盘县）：有濮、僚。冷丘县（今师宗）：主僚。兴古郡：……多鸠、僚、濮，特有瘴气。”明言当时的曲靖境内以南中大姓汉族与夷人（今彝族先民）为主，在与滇东南相邻地区，还有濮（布依族先民）、僚（今壮族先民）等族。

南北朝时期，民族逐渐分化，记录亦更加详细。彝语支民族先民夷人之外增加了叟人，甚至连支系都有了记录，如木耳夷。壮侗语族民族先民越人则分别有鸠民、僚人等见载，另外还有濮人。故而南朝宋的《爨龙颜碑》上刻有：“宋、夷伤怀”之词，《南齐

书·州郡志》：“宁州，镇建宁郡，道远土脊，蛮夷众多，齐民甚少”，以及后来《梁书·徐文盛传》有：宁州刺史“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僚感之。”文内的少数民族宋人、齐民为汉族，而众多的蛮夷、广布的夷僚等，即为曲靖境内当时的多数民族。此为六朝时期滇东民族分布的实际情况。

曲靖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结构大变动是在唐、南诏时期发生的。

唐·樊绰《云南志》于滇西、滇南民族类别记述较详，于滇东则较略，《名类篇》仅有：“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在石城（今曲靖）、昆川（今昆明）、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猷（今江川）、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今昭通）、弥鹿川（今弥勒、泸西）、升麻川（今寻甸、嵩明），南至步头（今建水），谓之东爨。”这样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

“西爨白蛮”实为汉族，而“东爨乌蛮”各部依次见《云南志》和《新店书·南诏传》记：“乌蛮与世南诏婚姻，其种分为七部落：一曰阿芋部，居曲、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爨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斂；七曰勿邓。”分布在滇东、滇东北地区的乌蛮六大部落，分布在今昭通地区的阿芋部、阿猛部、爨山部，和分布在今曲靖地区的暴蛮部、卢鹿部和磨弥斂部。《云南志·卷一》记：云“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发髻，女则散发。……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卷八又有“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

唐相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二·敕书》有：“敕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悞（以上在滇南、滇东南地区）；姚州首领：左威卫将军爨彦征、

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以上在滇中地区）；戎州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升麻县令孟耽（以上在滇东地区）。”书中除爨、孟等南中大姓汉族后裔外，“僚子首领阿迪”为唯一当地民族首领，且所处地域与历代史载僚人的分布是吻合的。

由唐史所载可见，唐初滇东地区民族分布大致如下：今曲靖至昆明之西爨地区腹心地带，为自汉晋以降内地移民组成的汉族；西爨东部、北部为“东爨乌蛮”，西爨西部为“徙莫祗和俭望蛮”；西爨南部为“和蛮”，东南部为“鸠、僚、濮”等。

由于南诏为巩固统治基础，曾在境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强制移民活动，将与外部强大势力有关联的民族移送异地，以切断联系，防止里应外合。南诏的这种政治措施，极大地改变了滇东地区的民族构成，同时也促进了三十七部的形成。《云南志·名类篇》有：“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协西爨，徙二十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由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自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今与南诏为婚姻之家。”此为将滇东腹心地区的西爨白蛮汉族移往远离戎州、安南等唐朝重镇的滇西，而留下乌蛮以促其发展，以充实统治基础。

南诏在强行将“西爨白蛮”等滇东汉民“徙永昌”的同时，并未忘记提携滇东“乌蛮”势力，以达“同姓相扶”的目的。留下“乌蛮”是为了便于其壮大，任其发展来巩固南诏统治基础。南诏扫除爨氏及汉族势力的目的就在于此。由于迁走的人太多，靠当地“乌蛮”的发展速度不足以弥补，于是又从滇西迁移“乌蛮”部落来补充，《云南志·城镇篇》：“柘东城……贞元十年，南诏破西戍，迁施、顺、磨些（均为乌蛮）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又从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此举足见南诏政

权经营滇东的苦心。

《名类篇》则为：“裳人，本汉人也。……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领兵攻破铁桥节度城，获裳人数千户，即移于云南东北诸川。……长裤蛮，本乌蛮之后，……河蛮，……皆羁制于浪诏。贞元十年，浪诏破败，复徙于云南东北柘东以居。……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部落主承上，皆土蕃伪封为王；贞元十年，南诏攻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参居剑、共诸川，……其部落土蕃亦封王；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虏其王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白崖，养给之。其施、顺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云南〕东北诸川。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与南诏为婚姻家。”《疆界篇》还有：“蛮贼太和六年窃掠骠国（今缅甸）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柘东，令之自给。”南诏从滇西移往滇东的人民中，以滇西北依附吐蕃的民族为主，并且移民中乌蛮族类占了绝对多数，使滇东地区的民族构成更加乌蛮化，这也是后来滇东三十七部多乌蛮的原因。

迁往滇东的人民中，虽然有长裤蛮、河蛮、汉人汉裳蛮以及望苴子、望外喻等，甚至还有骠人；但由于这些民族人数较少，少则几千人，多则数千户，比迁走二十万户汉民后留在当地的乌蛮要少得多。因此，在三十七部中，史无明载有这些民族为主组成的单独的部。也正因为如此，在张九龄《敕书》与《南诏德化碑》中，唐初滇东地区已有众多汉族爨氏大鬼主，而后来三十七部诸部中，却根本没有西爨汉族部落。

但是，同滇东乌蛮一样，与南诏有“婚姻家”关系的纳西族先民——磨些蛮的情况却不一样，磨些不仅人数上万户，为东移人数最多的一族，而且与南诏关系特殊，属扶持的对象，故在三十七部中，东移诸族唯磨些人形成了以本族为主的部，并且至少三部见于

史载。南诏为填补迁走西爨汉族所造成的滇东人口空缺，以傈僳族先民“施、顺蛮部落百姓，散隶东北诸川”，结果由于未加扶持，而与当地乌蛮融合，未能保持独立族属；又以纳西族先民磨些“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而原居“爨蛮之西”的徙莫祗和俭望蛮，则乘虚举族东移与磨些混居。经过这番西徙东迁的变化，所形成的滇东地区民族构成及分布，便是三十七部形成时滇东民族的分布状况。

另外，也正因为南诏将滇东地区势力最强的西爨汉族迁走，势力居次的乌蛮因此抬头，夺城占地，排挤他族以扩张势力。这种变化在原西爨腹地的曲靖市境内最为激烈，如位于与乌蛮交界，原为“鸠、僚、濮”所居的谈稿、冷丘等县，此间已为乌蛮于矢、师宗等部逐人夺地。而在原本就是原居民族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滇东其他地区，这种因民族间势力均势被打破后，所出现的重新调整与整合，则基本没有发生。

明·杨慎《滇载记》记段思平：“借兵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助之。”诸葛元声《滇史》记：“买嗣篡夺，举朝……莫有言其非者，惟东方爨、僂诸蛮三十七部心不服，谋起兵问罪。……思平从之，遂密遣人往借东爨乌蛮诸部兵。于是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许助力，遣兵来会。……思平之得国，以讨灭杨氏，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初年即加恩三十七部蛮，皆颁赐宝贝，大行封赏。”清·倪蜕《滇云历年传》亦有：“晋齐王开运元年，免黑爨、松爨等三十七部差役，二年，思平死。”东方诸部中，除黑爨等原东爨乌蛮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松爨在内，自清以降众多学者均忽视了这一成分，不是当成白蛮，就是认为是记录之误。

《云南志·城镇篇》载：“昆明城（今四川盐源）：在东泸（今雅砻江）之西，……正南至松外城（今四川盐边），……又西

北至铁桥城。其铁桥上下及昆明、双舍至松外已东，边近泸水（今金沙江），并磨些种落所居之地。”散布在这一带的民族被称为“松外诸蛮”。《通典·边防典三》记：“松外诸蛮：大唐贞观末为寇，遣兵从西洱河讨之。其西洱河从嶺州（今四川凉山）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这数万户“松外诸蛮”，除磨些外，还包括施顺蛮等，其民迁往滇东地区部分，成为三十七部的成员，故三十七部中就有了“松外蛮”的成分。而丽江玉龙雪山当时也因此被称为“松外龙山”。

正因为南诏“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松外蛮入滇东，“以实其地”，虽施、顺蛮溶入当地乌蛮，然《元史·地理志》已明确记载三十七部中，有么些蛮独立组成的部，证实三十七部中确有“松外蛮”这一“松爨”成分，史料记载完全正确。另落蒙部后人、今日彝族支系撒尼人传说中，亦有述其祖先来自“阿着底（指大理）”的说法，此说法至少也可以为三十七部乌蛮中，确有来自滇西的成分作证。

南诏后期，由于与唐关系再度恶化，接连发动了多次对唐的掠夺性进攻战役。《新唐书·南诏传》记：仅“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其中对黔州（今贵州）、邕州（今广西）、安南交州（今越南河内）等方向，均是以滇东地区为依托，所掳掠的百姓也多配置在滇东与这些地区的交界。

并且南诏历来对被征服的民族部落实行上下分离、移民抚酋的政策，虽有优待，亦容易遭到部落上层的抵制。《云南志·疆界篇》载：“臣以南蛮从古及今，凡掳掠诸处百姓、夷、僚，隶他处则贵。江源首领以下，知其隶配之事，固借副卿，必合戮力齐心，

共御蛮夷之残暴。”但由于南诏实行优待，民众却愿意归附。

《通鉴·唐纪》记：大中十三年“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今贵州遵义）。”咸通十四年又“南诏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少不敌，弃城奔荆南。”这是对贵州的两次进攻，由于贵州多苗民，其民移入滇东，三十七部中便有了“盘瓠裔（苗族瑶族先民）”。

《云南志·疆界篇》载：“又黔、涇、巴、夏四邑苗众，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贼朱道古营珊竟日，与蛮贼将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柘东判官杨忠义，话得百姓立边城自为一国之由。祖乃盘瓠之后，蛮贼杨羌等云绽盘古之后。”此为苗众首领向南诏滇东地方官员陈述独立立部的情形。而这些归顺部落中，被迁入境内的部分，便成为了三十七部的组成部分之一。

《元史·地理志》所载三十七部诸部中，自然是以东爨乌蛮等爨蛮、黑爨蛮、刺蛮、卢蛮、卢鹿蛮这些后来彝族的直系先民们、当地的原住民为主。其中滇东地区“曲靖等路宣慰司：……领县一、州六。南宁（今曲靖）：治石城，及阁罗凤叛，州废，蒙氏改为石城郡。至段氏，乌蛮莫弥部首据石城。……陆凉州：南诏叛后，落温部蛮世居之。……越州：在路之南，其川名鲁望，普么部蛮世居之。……罗雄州：与溪洞蛮僚接壤，历代未尝置郡，夷名其地为塔敞纳夷甸。俗传盘瓠六男，其一曰蒙由丘，后裔有罗雄者居此甸。至其孙普恐，名其部曰罗雄。……至元十三年，割夜苴部为罗雄州，隶曲靖路。马龙州：夷名曰撒匡，昔焚、刺蛮居之，盘瓠裔纳垢逐旧蛮而有其地。……沾益州：唐初置州，天宝末没于蛮，为焚、刺二种所居，后磨弥部夺之。”

该区除磨弥、落温、普么、夜苴四部为乌蛮外，罗雄、纳垢两部为“盘瓠裔（苗族瑶族先民）”所立，境内尚有焚（白族）、僚（壮族）等民族。罗雄部（今罗平县）历来为云南、贵州、广西交

界，历史上为“鸠、僚、濮”分居；纳垢部（今马龙县）地在唐初为西爨腹心地区，南诏迁其民后，由纳垢部补空而据其地；故外迁入的“盘瓠裔”，得以在这些无强大本地民族势力的地区立部。

又“广西路：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后师宗、弥勒二部浸胜，蒙氏、段氏莫能制。……师宗州：在路之东南，昔爨蛮逐僚、樊等居之，其后师宗据匿弄甸，故名师宗部。”又“仁德府（今寻甸）：昔樊、刺蛮居之，无郡县。其部曰仲扎溢源，后乌蛮之裔新丁夺而有之。至四世孙，因其祖名新丁，以为部号，语讹为仁地。”位于东爨边缘之东、南、西周边地区之于矢、师宗、仁地等三部，也皆为东爨乌蛮所立。

以今日民族而论，滇东三十七部除了彝族、白族先民——“乌、白”或“爨、樊”之外，还有苗族瑶族先民——“盘瓠裔”，壮族先民——“僚子”等。至于当时一些势力强盛，甚至已经独立立部的民族，如些么徒、纳西族先民——“磨些”，以及傈僳族先民——“施、顺蛮”被迁移到滇东部分，后来形成的是彝族，则另当别论。另外还有一些当时的“少数民族”，如俭望、长裤，包括被南诏大量移往滇西后所余下的汉族，由于势力不足以立部，只能成为三十七部的治下之民。

西爨白蛮本为汉族，南诏徙民以后，当年西爨白蛮中的一部分，演化为后来的白族，这部分白族主要聚居在滇西大理地区，而大部分仍然为汉族。如南中大姓中的首族爨氏即为典型代表，爨氏后代分化为两支，其中一支姓氏虽然改为了寸氏，但至今仍然保持着汉族的本色，主要分布在当年南诏时的迁徙地永昌，今天的保山市；而另外一支则演化成为了今天的白族寸氏，主要分布在大理州的北部。

滇东三十七部中，位于今天曲靖市区的共有八部，即《元史·地理志》所记东川郡治下之闾畔部（今东川、会泽、巧家），及石

城郡治下之磨弥部（今宣威、沾益、富源）、纳垢部（今马龙）、普么部（今越州）、落温部（今陆良）、师宗部（今师宗）、罗雄部（今罗平）、夜苴部（今富源亦佐）。

闾畔、磨弥、落温、普么、夜苴、师宗六部为彝族先民——东爨乌蛮所立外，罗雄、纳垢两部为苗族瑶族先民——“盘瓠裔”所立。八部中以磨弥部势力为雄，元初因之置磨弥万户府。正因族属不同，罗雄、夜苴二部同邑而互不相属，《元混一方輿胜览·罗雄州》记：“蛮名落依，又名夜苴。”罗雄州一地二名，夜苴部南与罗雄部邻，其余三面皆有乌蛮同族相援，元初从罗雄州中分出亦佐县，却不隶属罗雄州，盖因不同民族分而治之之故。

由于南诏大理云南地方民族政权的大力扶持，并经过激烈争夺，滇东三十七部中曲靖地区九部的统治者，后来全部都是彝族。彝族是中国西南分布最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曲靖亦然。然滇东彝族来源之复杂，以及后来支系之纷繁，极为罕见，实为中国民族之冠。

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十月，忽必烈革囊渡江，征服大理。元军征服云南，大量征发当地民族组成爨（即彝族）僰（即白族）军，以进攻南宋。同时，元世祖还分封其子孙为王，率领军队世镇云南。元朝保留了唐、南诏以来承认地方势力、任用土长的做法，各路之下多为土官，土司制度随之形成。

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西域色目人由于最早臣服于蒙古人，成为了高于汉族的二等民族。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的代表人物赛典赤，做为元代云南行省建立以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其后人和族人，开始在云南定居，成为今日云南回族的祖先。而做为统治阶级、并且大量驻军云南的蒙古族，自然留下了许多的后代子孙，只是由于后来为了防范明军的屠杀，而融合在了当地的彝族和汉族中。

做为北方草原民族和西域伊斯兰教民族，随着蒙古帝国的金戈

铁马进入曲靖，同时也促成了曲靖历史上的第三次民族结构大变动。

由于曲靖境内当时的主体民族是彝族，元朝确立土司制度后，经过明清两朝延续，曲靖府的所有土司全部是彝族。分别是：东川府知府禄氏、曲靖宣慰司宣慰使兼沾益州知州安氏、陆凉州知州资氏（明代升兼曲靖宣慰司宣慰副使）、马龙州知州安氏、罗雄州知州普氏（后改姓者氏）、师宗州同知陇氏、亦佐县知县安氏（后为平夷县两土县丞海氏和沙氏）。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领军三十万往征云南。十二月丙寅（公历12月31日），过交水（今沾益），忽大雾四起，明军冲雾而行，来到白石江边。影响了此后数百年云南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云南从古至今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三十余万大军对阵厮杀的白石江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明军征服云南以后，实行驻屯制度，大量军屯、民屯、商屯遍布云南全境，同时大量内地汉族也随之移居云南，是为现在大多数世居汉族居民的祖先。自元朝以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已经完全形成。并且在曲靖市境辖区里，明清两代以来，除了相邻地区之间的民族自然迁移以外，大规模跨地区人为的民族迁徙，再没有发生，民族分布已经基本固定。

明朝云南地方史料详细记录了当时曲靖市境内民族的分布情况：

《寰宇通志·东川府》记：南诏时，东川郡领部五。至大理国段氏时，原卢鹿蛮部落酋领畔闾强盛，据东川郡而自号闾畔部。

《明一统志·东川府》记：古东川甸，乌蛮仲牟山之裔骂弹得之，改曰那扎那夷，属南诏，蒙世隆置东川郡。后乌蛮闾畔强盛，自号闾畔部。

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则详细记录了当时曲靖军民

府所属历史民族分布情况：

曲靖军民府 蛮云乌普笼。汉为味县，晋为兴古郡，唐为南宁州，蒙氏更名为石城郡，段氏为末弥部，元为曲靖军民府。郡中亦夷汉杂处，列屋于府、卫、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僰，曰罗罗者，则散居村落或至城市买卖。土人称巫师曰大奚婆，遇有一切大小事怀疑莫能决者，辄请巫师以鸡骨卜其吉凶。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黑爨贵、白爨贱，讹为寸。男子椎髻、被毡，摘去须髯，以白布裹头或黑毡缦竹笠戴之，名曰茨工帽。见官长贵人，脱帽悬于背，以为礼之敬也。胫缠杂毡，经月不解。穿乌皮、漆履带，带刀、背笼，一有忿戾，则拔刀相向，此又其性之悍也。

沾益州 蛮云滞那甸，又云末迷部，一名锄弥。元立万户，后改沾益州。罗罗以黑白分贵贱，其婚娶论门第，则礼牛马，以多者为贵。妇人蟠头或披发，衣黑衣；贵者以锦缘饰，贱者披羊皮；耳大环，胸覆金脉筒；乘马则并足侧坐，驰骤如骠将。室女环极大，谓之纳采，许嫁则易之。夫妇鸡鸣则分，昼不相见。

陆凉州 蛮云休纳，又名瓦子，讹为瓦作。南有古城，曰鲁昌，乃汉之同劳县，即同乐也。蒙氏为阿彦甸，段氏为落温部，元改为陆凉州。其州中亦夷汉杂处，而罗罗乃其土著之民也，居止多在深山，虽高冈险垅亦力垦之，以种甜苦二莽自给。又以畜马为生，牧养蕃息，剔去尾骨二节，谓之雌尾，以此为贵。刻木为鞍而无粘，剡木为蹬，状如鱼口。器食颇类汉人，惟不事佛耳。

马龙州 蛮云纳苟部，一名撒匡。元立千户，后改为马龙州。其州僰、罗罗处，而罗罗尤多，不识本民族文字，凡有交易、借贷，辄以片木刻其物品日期、多寡字之数于上，折而分之，彼此各藏其半以取信，亦上古之遗风。然亦有爨字如科斗状，盖其同类自用耳。

罗雄州（今罗平） 蛮云落依，一云夜宜。蒙、段改为罗雄部，